

前言

這是春服既成、適合風詠於野的暮春三月，我與兒子搭乘臺北市的地下龍貓公車來到了落成於一七四〇年，歷經幾度毀損卻又幾度修葺，香火鼎盛猶如昔日的艋舺龍山寺。

龍山寺是這一方子民的信仰中心，又扮演著觀光遊憩的角色，因此空氣中流蕩著的不是古剎悠悠，而是煙燭裊裊。由於此行的目的是為了拍攝一些石雕圖片，於是在特殊的移民心理、特殊的地理環境與特殊的政治文化背景等諸多因素影響下，顯得分外豐華富麗的石雕裝飾，立刻就吸引了我們的目光。

如位於三川殿正門左邊的石窗，以透雕手法刻了《三國演義》中膾炙人口的三段故事。上方敘說的是張飛親擊三通鼓，關公刀斬蔡陽，兄弟倆嫌疑盡釋相會於古城的故事。城垣上頭刻有「古城」二字，張飛旋身高踞於城樓上觀戰，關公則縱馬快馳，條地回轉過身來與蔡陽相對，畫面就定格在這將砍未砍之際，氣氛十分緊張。

據《三國演義》第四十四回描述，曹操屯兵江陵，率馬步水軍八十三萬，沿江而來。孔明以智相激，激得孫權決定興兵破曹，石窗中段所呈現的正是這一段情節。周瑜左手倚劍、揚起右指拈住翎尾，立於孫權右側；程普右手撩袍、左手高擎著令旗，單腳翹起，立於左側。兩人左呼而右應，神態宛然，圍拱孫權於視點的中心，形成對稱之美。石雕師傅捉住了最危急的一瞬間，把當時的氣氛刻畫得栩栩如生。

最下方敘說的則是蜀漢名將馬超單搦曹操手下虎將許褚的故事，裸衣酣戰的是許褚，立於畫面的正中央，雙手緊握長鎗的一端，正與馬超奮臂搶奪，惹得一旁觀戰的曹操心驚不已。有趣的是，這兩人坐騎的奔騰方向，恰與第一個畫面中關公、蔡陽戰馬的奔馳方向相反，上下兩個畫面之間，產生一種力與美遙相契應的均衡感。

聽了故事的兒子，墊起腳尖，透過鏡頭興味深濃地觀賞每一個石雕人物的神情樣貌，沉浸在自己的想像裡。胡適之先生說《三國演義》究竟是一部絕好的通俗歷史，在幾千年的通俗教育史上，從沒有一部書比得上它的魔力。我想，它之所以能發生如此大的魔力，應該歸於它切合了傳統的忠、孝、節、義等觀念吧。而在同一歷史氛圍中習染的民間藝匠，從中汲取創作的素材，並施之於傳統建築，也就成為勢之必然了。

石雕師傅從一段歷史小說的諸多情節、眾多角色之中，挑選出一個最具代表性的畫面、最具代表性的英雄人物，以石材為媒介，重新加以處理並賦予生命；然後在一個用心揀擇過的鏡頭上，瞬間定格，令三個畫面統合於一個完整的石窗結構之中，令故事情節再現於讀者眼前，來表現創寓意旨，從而獲致了寄深意於一瞬之間、寓豐富於片斷之內的深厚美學義涵。作者得於心，觀者會以意，因此，當我們觀照這石頭時，也就自然地會把我們主觀的情感、思想等心理投射到對象中去，瞥見它的若許風韻。

當大人還在那兒一步一踟躕，徘徊思索之際，兒子老早蹬蹬跳跳，跳到了龍門最外側的牆腳處，指著雕成雙鯉式樣的櫃臺腳大喊：「媽媽，你看！你看！是魚躍龍門耶！」

龍門入口處的石階，是向外打開的書畫卷軸形式，富有時空流動感，流蕩出濃濃的文人氣息。我們步上了石階，見兩側的牆堵上是以陰刻手法雕成的「漁」、「樵」主題。兒子一下子就認出了左邊是典出《戰國策》「鵜蚌相爭，漁翁得利」的故事，樂得以小指頭在鵜鳥高高擊起的羽翼上來回摩挲。右邊則是坐於遒勁的樹根上閒繫草鞋的老樵夫，形象生動而活潑。老練的技法，搭配意蘊深長的主題，頗有「白髮漁樵江渚上，慣看秋月春風」的深沉況味，整體流蕩出簡、雅、古、逸的美感氛圍。

入了龍門，立在天井望向巍峨莊嚴的正殿，但見如翼斯飛的簷角，劃出一道輕靈的弧線，斜斜向上插入藍色的蒼穹，帶給人一種不可言狀的生命律動。遠遠近近、高高低低的誦經聲，熨燙著每一位信徒的心靈，興味正濃的兒子也學著旁人的模樣兒，在跪墊上合十低眉，呢呢喃喃地不知在誦禱些什麼。我則隨著人潮流向後殿，再流回到殿前來。

在這兒，龍形圖案可說是最精華的石雕藝術，石柱、門窗、牆堵，皆可發現它的蹤影。龍，作為古文獻中最常見的神獸，有極其深遠的文化與歷史背景。李澤厚指稱這些完全變形了、風格化了、幻想的動物形象，給人一種神祕的、超乎世間的威力，又恰到好處地體現了一種原始的、無限的、不能以概念語言來表達的原始宗教情感、觀念與理想。然而隨著時間之變遷，隨著年代之磋磨，它也已由原始氏族的圖騰標記與巫術崇拜，逐漸演變為今日所見的形象，演變為能大能小、能升能隱的祥瑞獸，以象徵一種神偉的力量，予人以精神性的文化薰陶與濡染。

暫了一圈，步出了虎口，我們又回到三川殿前，研究起大門兩側具有穩定門柱、兼具裝飾功用的抱鼓石。這一對抱鼓石，石材堅美，鼓面正外側下方分別刻有旗、球和戟、磬的浮雕圖樣。它與四個角上各刻有一隻蝴蝶圖案的八角竹節窗一樣，都是藉由音義的雙關，以表達祈求吉慶、祈求賜福之意。像這樣一語同時關顧到兩種事物的雙關形式，代表人類一種天真活潑的語言形態，而且多見於史傳、戲劇、詩詞、民歌之中，常賦有「言在此而意在彼」的趣味效果，令觀者像注視新奇的事物一般，驚奇地接受作者機智的挑戰以及不可言述的審美享受，因此深受民間的喜愛。

我們拍足了所需的照片，於是就在石鼓前的臺階坐了下來，當風歇腳。暮春的晚風，吹得人心沁而脾涼。鏡頭底下的所有影像，此刻也在心中逐一流轉。神話、歷史與文學，經由一雙巧手，自自然地進駐於石雕之中，深深地鑄印在每一位子民的心版裡頭。目擊而道遇，心謀而籟通，這些不能自道的、無言的石雕，也因而引領著我們的神思，由「觀」而「味」而「悟」，達致一種平遠而放逸的華嚴境界。